

散文

到鹤壁去

□雨倾城(河北)

十二月。唐山。大雪弥漫。
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忙碌，试图为自己挣得一个好点的未来。

可思念不听话，自己跑出来。一些人，一些事，哪怕不相干，也会在心里绕个弯，拐到鹤壁去——关于淇水，关于雨水，关于在第十四届全国散文诗笔会期间发生的那些关于诗人和湿人的故事。

一座城市，尚未抵达，已成归途。

诗人们的到来，让山河温柔摇晃。我知道，那是鹤壁特有的问候与热情。

我想，世间最美的情感，是初

见的欢喜和相隔的渴望，横陈其间的则是散落城市、被世俗所湮没的各自安好。

鹤壁的故事里，一直有着人的温暖、情的炽烈、爱的质朴，那是属于《诗经》的味道。

被名利繁华蝇营狗苟遮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纯粹和慰藉。

我庆幸自己曾经来过。

现在，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能够再次拥抱那座城市，用最灿烂的声音对它说：鹤壁，好久不见。

感谢鹤壁，给了我一个绵长而香甜的梦想。

感谢鹤壁，它曾把我轻轻拥在怀中。

如果可能，我想准备好所有的绽放与柔情，肆无忌惮地把自己

唱给它听。

那一刻，必然万物相安，水也年轻，人也鲜亮。

分别是聚首的序曲。

一粒种子，落在心里发了芽，哪怕隔着千山万壑，也会在辗转、憧憬中郁郁葱葱。忘不了跨越辽远，看到鹤壁的明净恬然。

我想，我一定是深深地爱上了。爱到沉默，爱到经常在一个无人的地方，长久地发呆。

所有的碧水青山，都似倒流进眼里心里。

我喜欢鹤壁：那里的树木很多，那里的浪漫温情很多，那里的时间也仿佛很多。

在鹤壁，九月的天空把我融入唯美，眼角眉梢，都是比阳光还

好看的笑容。

可风不说出来。

雨也不。

一点一滴路过的过往，塑造了我，成全了我：从唐山到鹤壁，再由鹤壁返回唐山。

而诗歌，永远是站在心头，连着一座旅游城市的古老与风情。

我曾在黑夜静默，灯光人影在淇水面前变幻着踪迹。

我曾在无边的细雨里与诗人们谈笑宴宴，感受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无法复制的厚重灵性。

我曾在天地沉静的淇水诗苑，眷恋脚步声声，在枝头廊下悠悠唱晚。

我曾在长满梧桐的大街，找不到方向，却怡然陶然，让自己成

为一个懒散而温软的孩子。

当我穿行在那座遥远的城市，心里总有莫名的喜悦，并暗藏汹涌。

至今，梦里梦外，幸福，它都在奔跑。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文字描述那种心情——

想念那么近，鹤壁那么远。

忽然忆起王小波的一句话，“一个人只拥有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于是，思念无处可逃。

于是，身体的每一条经络，都喊出声音——

到鹤壁去。
那里的天太蓝，白云太轻，世界太温柔。

散文

淇河的憧憬 (外一篇)

□牛子社

我是大山的孩子，但我向往大海。

我是天上的雨滴、崖下的泉眼、涧中的溪流；我是沉寂了几千年长满了苔藓的堰塞湖。是先贤们听懂了我的憧憬吗？盘古的斧钺和大禹的耒耜剖开了太行山的腹腔，把我降生在仙鹤起舞的地方。

我将太行深处的石头用岁月的犖搬出来，植入大平原的心脏，让他跳动高山的脉搏，让他成长岩石的坚硬。我沿着大禹楔下的标记迤迤前行，寻找着东临碣石的路径。

我也许是流域面积最小的河道，但我生就了和长江、黄河一样的心胸。我把《诗经》灌溉成参天

的嘉木，我为《史记》掖着闪光的英灵。我将激滟的波光化为唐诗中跳动的韵字，我奉熟稔的故事作罗贯中小说里鲜活的生命。我贞守着清纯、贞守着活力，为了心里那份执着，我绝不褪色留给大海的那方守宫砂。

我和出没在我岸边的豺狼虎豹一样充满野性，我和嬉戏在我芦荻间汀渚上的仙鹤一样充满灵性，我和长满了我身躯和头颅的毛竹一样充满韧性，我和冲浪在我的夏潮秋汛中的男女们一样充满血性。我要汇入大海！即使跋涉一万里的空间、蜿蜒一千年的时间，即使摇碎一万吨的舟楫、经历一千次的干涸……或者，系我于后羿射向太阳的飞箭，让大海看一眼我优美的弧线，让我看一眼大海的辽阔。

养心

花鸟虫鱼我都养过。我以为，最难养的是人心。

心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养不好，轻者心律不齐、心肌缺血，重则心梗、心猝，搞不好，生命的乐章随时都会画上休止符。

但我想说的还不是生理层面的心，最难养的是精神层面的心，譬如儒家的仁心、道家的清心、释家的禅心。

儒家讲入世、讲担当、讲以天下为己任，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儒，哪个不是身兼五艺六术、践行五常八德的典范，他们的心是被汪洋恣肆的儒家经典浸润而成的。道家讲出世，深山古刹、明月

清风、松竹溪涧，手执《黄庭经》，只说神仙事，打造自身的完美是其最高追求。

释家在努力破解入世和出世的结合点，在晨钟暮鼓、沉香木鱼中求证三世人生的内在架构，想把世人的俗心渲染成无尘埃的琉璃世界。

养心之难，难于上青天。好在我们不追求做贤人、圣人、神人、至人，我们就做个好人吧。向历史学点得失，向现实学点智慧，从茶中品五味，在诵读中丰富情感，用我们可能筹措的土壤、水分和精力，为我的心田培养出宽广、

诚实、忠孝、友爱、热情的花朵。

诗词

江城子·青岛农业信息展及峰会 (词二首)

□李勇

磨剑十年思鹰扬，茅盾月，板桥霜，翠路蓝缕，信息榆城乡。欲遂平生三农志，耍射虎，招李广。

信科电商才开张，发刚白，力还强。长缨在手，不用悲冯唐。极致创新通古今，还用问，那家强？

渔家傲·再过江淮

冬至江淮朔风急，草木尽枯麦田碧。

淮左淮右透生机，京沪线，汽笛一声绝尘去。

天涯咫尺无别离，功名未立聚何易。

断雁西风漂几许？人不老，总有花开好时节。

水调歌头·京广高铁

□秦楠

辰在长城下，酉看越秀园风驰电掣，八小时越北穿南。

车外寒炎转换，厢内终如春暖，现代设施全。

座敞空间展，稳惬似居闲。

七年建，千亿券，省相连。

飞行地上，高铁时代如如烟。

观看银龙掠闪，感叹时空嬗变，亲远亦常圆。

经载鹊桥见，织女恨别天。

七绝·淇园竹

□董琳炜

古昔淇园竹翠葱，而今秀竹留孤影。

汉武治水万竿伐，身献瓠口创奇功。

现代诗

河流

□张金平

独自经过淇河，经过夕阳
经过如梦的时光
经过自由的想象
给内心一双飞舞的翅膀
一片柳叶贴着我飘落
我沉默在这梦着的水边
看那巨大的掌波
激荡人们深邃的灵魂

谁肯陪伴我
在夜色朦胧中轻声吟诵
当细雨变成粉红色之后
绿色的竹子被漂染成诗歌之后
当一切归于安静
我便坐在诗经的岸上
打捞爱情跟梦想
打捞那一份沉积千年的神圣

情思如鸟儿划破
谁肯陪伴我
在夜色朦胧中轻声吟诵
在夜色朦胧中轻声吟诵
曾照彻商人的忧愁
也曾让思想
直立行走

如今，它轻轻照进我的额头
从那条河流中唤醒我
我日夜思考，不得闲眼
只为这一方热土滋养了我



淇水悠悠(国画) 罗洪威 作

篆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彭真 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王帅 作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杨欣 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成 作

投稿信箱:hbrbfk@163.com

散文

□杨开亮

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农村。那时的农村缺吃少穿，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当匮乏。记得我孩提时，也就偶尔能听听说书、看看电影，其他时间几乎都是足不出户，唯一的娱乐就是可以看戏。可以说，我是喝着清澈甘甜的淇水，听着铿锵豪放的家乡大平调长大的，那浓浓的乡土、乡情和乡音，一直鲜活地存在于我记忆和心灵深处。

我的家乡是豫北平原上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庄——淇县泥河村。村庄说大不大，却因世代传承的“两个宝”而远近闻名：一是因全村男女老少皆酷爱书法，使农家小院到处翰墨飘香，乡亲们的很多书法作品曾漂洋过海获奖，是全省榜上有名的知名书法村；二是上世纪40年代末，村里就成立了业余大平调剧团，梨园花艳，深受淇县及其周边一带的群众喜爱。

村里拥有自己的剧团，看戏自然很方便，想看戏只要一出家门，一抬脚的工夫就能跑到戏台前，无须奔波劳累。不像邻村的孩子非得缠搅着和大人一起，或者呼朋唤友结伴前往，一路上还哼唱着小曲儿：“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上唱大戏，请闺女，叫女婿，小外甥，也要去，一巴掌打回去，哪的哪的下了戏。”

每逢春节或重大节日，村里就会唱大戏。当时乡村演戏，以放三眼镜为号。说也奇怪，虽然我还看不懂戏，却一听到炮响，心就慌了，哪怕刚刚端起碗来，也赶紧得不能行，恨不得三两下就把一碗饭扒拉进肚子里，边吃边搁下碗筷，溜烟儿地向村东戏台飞快地跑去。等到了戏台前，这才发现台上只有三五个人在忙活着演出前的准备，台下大多是

我们这些小朋友。心想离开戏还早着呢，我们就像一群小猴子，在台上台下来回地蹦跳，东瞅瞅，西瞧瞧，这看看，那摸摸，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一刻也不肯闲着。

父亲一直是剧团的长尖号手，等戏要开演了，我才急忙跑上戏台，撕拽着父亲的衣角，躲靠在他身旁。每场戏往往是刚看了一个开头儿，我就按捺不住跑下台去，在人山人海来回穿梭，挤到卖针头线脑的、卖江米蛋(糕)的、捏糖人的货郎挑前好奇地观看，实在抵挡不住诱惑，就会掏出一角二角的压岁钱，或买块江米蛋(糕)或捏个糖人吃，便感觉美滋滋的很是幸福。

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只有三四十人组成的村大平调剧团，我父亲、大哥、姐姐和二嫂四人都是演职人员，有

时四人还同台演出，这一度被村子里的乡亲们传为佳话。

记得演出《辕门斩子》剧目时，大哥演杨六郎，姐姐演杨宗保，二嫂演穆桂英，演到穆桂英为救杨宗保下山，和杨六郎好一番唇枪舌剑，甚至不惜以武力抗争，顿时台上剑拔弩张，气氛紧张热烈，此时，父亲的长尖号骤然鸣响，慷慨激昂，响彻云霄，台下观众纷纷喝彩叫好！

戏台上可看戏，在家里亦可看戏。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家有七八口人，其中四人都是演职人员，你想不天天听戏都难。无论是下回来，还是在饭前饭后，只要能逮个空儿，不论自己多忙多累，我父亲、大哥、姐姐和二嫂总爱忙中偷闲，或独自哼呀哼唱或三三两两对唱，很是热闹快活，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熟悉的大平调。

等到了忙完了秋收秋种后的农闲季节，我家的小院就会喧嚣一片，俨然成了一个临时排练场，有吊嗓的、有练功的、有学新戏的、有吹弄长尖号的……

让人倍感遗憾和痛惜的是，泥河村业余大平调剧团在1990年前后由于种种原因解散了，家乡的大平调已渐行渐远，从此以后，或许今生今世，我再也听不到最爱的家乡大平调了。

都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戏里戏外又有谁能说得清道得明？能够时时处处把理得恰到好处？就像许多年前，张国荣曾用心演绎的一曲《霸王别姬》戏里戏外都是触及灵魂的感伤和感动。

记得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说：“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须。”我深信，我们亟须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用文化自觉与传承去创造更加美丽的精神家园。